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回忆伊林

И. И. Ильин



〔苏〕叶莲娜·谢加尔 著 王汶 译

回忆伊林

〔苏〕叶莲娜·谢加尔 著 王汶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回忆伊林

(苏)叶莲娜·谢加尔 著

王汶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960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2插页 105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550

统一书号: 11072·164

定 价: 0.92 元

译者的话

马·伊林是苏联科学文艺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的创作活动，都用于写作以艺术手法宣传科学的作品。

伊林原名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马尔沙克（1895——1953年）。他的父亲是一位实用化学家，在一家肥皂厂工作，他虽然未能受到系统的教育，但是个有文化的、博览群书的人，爱好文学。伊林的二哥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马尔沙克是苏联有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妹妹叶莲娜·雅科夫列芙娜·伊林娜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写过《第四高度》（中译本译为《古丽雅的道路》）。

苏联于五十年代曾对苏联作家在国外出版的作品进行过统计，结果竟发现伊林的作品出版得最多。那时，全世界已出版了他的著作译本近200种，加上苏联本国出版的，共出版了269种，语言多达44种，印数多达五亿册。

伊林的作品从三十年代初即传入我国，对我国科普创作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老一辈的科普作家和五十年代中成长起来的许多科普作

家，都从伊林的作品中获得营养和启发。

早在三十年代，董纯才同志就翻译介绍了伊林的作品《十万个为什么》、《不夜天》、《黑白》、《几点钟》、《五年计划故事》、《人和山》等书。符其珣同志翻译了《汽车怎样跑路》。

全国解放后，开明书店和以后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开始编辑《伊林选集》，除上述作品外，还包括有《在你周围的事物》、《征服大自然》、《行星的改造》、《人和自然》、《自动工厂》、《原子世界旅行记》、《人怎样变成巨人》第一、二、三部和《建设共产主义的人民》。

从1980年起，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伊林选集》中选出十种，作为《伊林著作选》重印。

我于1949年7月起，即开始翻译伊林的《人和自然》，以后又翻译了他与他的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第一、二、三部。当时，我完全被那些作品的丰富的知识、诗意的情趣和优美而简洁的字句吸引住了，有时冒着酷暑伏在写字台上，一连工作八、九个小时，也不觉得疲劳，也许是“进入了角色”，“流连忘返”吧？

那时，我只知道谢加尔是伊林的夫人。夫妻俩合作——这也是常有的事。但我决也想不到伊林和谢加尔的生活是那样坎坷，他们的爱情与合作是那样的感人，引人深思。

我读了谢加尔写的《回忆伊林》，深受感

动，得到很大教益，因此翻译出来，以飨读者。

1984年10月

在一生之中意义如此重大的事情，怎能三言两语就讲完呢？我是指那些并未消逝于遥远的过去，而目前也十分珍贵的感情和心境而言。我想，若不是我知道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曾经热烈盼望我们所感受过的一切事情不致不留痕迹地被遗忘，我决不会下决心来谈这段印象深刻的往事。

很久以前，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就提起过，要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说得确切一些，关于我们两个人的书，但是我们始终未能着手写这本书；要么不得不做一项紧急工作，要么生病，大多数情况下是两者兼而有之。

记得，在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在世的最后一年，在1953年9月里，我们谈过写这本书的事情。那是一个天气十分晴朗、还完全象夏天的白昼之后的晚上，在我们所喜爱的、缠满了葡萄藤的凉台上，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眺望着远处还没有枯黄的绿色叶丛。他的眼神很快活，是笑眯眯的。突然，我发现他的目光变得忧郁起来。

“一直也没能抽出工夫写写自己，没有时间。”他苦恼地说着，立刻开始出声地构思，怎样写这

样一本书。“写我们两个人所体验过的事情，——由两个人合写才好；至于你我在我们俩见面以前的事情，就由自己来写吧。不过，”他结束道，“我们已经把一切给彼此讲了那么多遍了，也完全可以合写这本书。”

他微笑了一下。他觉得，在自传下面签上两个人的名字，是很可笑的。

“以后再说吧，”我说，“最近可能不行。我们已经开了头的工作太多了。”

但我们还是开始考虑，怎样能为我们的“自传”抽出时间，把我们在能够心地坦然地着手写这本书之前应该做的事情和必须先做完的事情逐一想了。可是，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已经开始写和打算写的书非常多，于是他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想做的事情太多了，顾不到去写讲过去的书。

“等我们老了，再回忆吧！”我说，“目前既然生活吸引住了我们的全副精神，那我们就生活吧！”

在我们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能知道，轮到我回忆的日子很快即将来临，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刚写完《人民——建设者》的一章，就查明他必须马上做手术。送他到医院去的汽车已在外等候，他却还站在那儿，俯身在桌子上面，急急忙忙地对手稿进行最后的修改。

手术前几天，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躺在医院里，身边没有工作必需的材料，但他也不会无所事事地度日，便满怀激情地开始写《谈谈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的简略记事，但是这一次他的时间也没够用：他只来得及写完幼年时代。

我曾多次发现，自己读关于某人的书时，我所想象的他的外貌完全与作家描写的不同，而且不只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读者既不愿相信有关外貌的描写，也不愿意相信插图。主人公的形象总是不知怎么一下子，无意地在他们的想象中形成了，有时简直不明白为什么，而且很难让他们否定这种形象。

不过，如果书里写的是虚构的主人公，是一回事；如果书里写的这个人，你想千方百计保留住对他的活生生的记忆，而且不仅为自己，同时也想让别人这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当然，这里主要的不是眼睛的颜色或头发的长短，而是指一些独特的、基本的东西而言。也就是使这个人
与所有别人有区别的特点。

肖 像

一支活泼的铅笔在纸上奔跑，
黑色的笔道在后面紧跟。

看上去你连三十岁都不到，
两鬓斑白，却一脸孩子气的笑容。

无意之间你转过身去，
铅笔的影子立刻暂停。
从深嵌在眼窝中的眸子里，
露出一颗朝气蓬勃的热诚的心。

这首诗，至少是十五年前写的。当然，这些年来，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改变了很多。他的白头发已经比深颜色头发多得多了。但是他身上的主要特点，一直保留到他离开人间的那一天。那便是从深嵌在眼窝里的眸子里露出一颗朝气蓬勃的热诚的心。

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的外表给我留下的头一个印象，至今历历在目。我和他是在1925年相遇的。那时他二十九岁。他那宽大的前额、毛茸茸的浓眉下坦率的目光，还有主要是薄薄的嘴唇，使我感到惊讶。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坚信，只有恶人才有薄嘴唇。现在凶恶的嘴唇竟和善良的眼睛配合在一起，我觉得很奇怪。但是他只要微笑一下，我的全部偏见就立刻化为乌有了。……

当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微笑的时候，（而他是时常微笑的，）他的整个脸，他的一双眼睛，他的

牙齿好象从里到外大放光彩。这时，扎眼的瘦削，不规则的、不太对称的脸盘上的缺点便不明了，他变得非常吸引人。那时，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刚刚写完毕业论文，感到疲惫不堪。但主要是他自己万万没有意料到的肺结核病，已经开始在损害他的身体。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们一同走在大街上，我注意到他健步如飞的步态和喜欢仰头向上看的习惯。

“我往上看，因为我研究惯了星星，你知道吗，它们是我的亲朋好友。”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一本正经地向我说明，而且立刻开始给我讲恒星、行星和行星的卫星，他讲得那么细致详尽，真会令人想到，他是在讲他最亲密的亲属的事情。

是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的妹妹——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烈良·马尔沙克介绍我与他认识的。那时她还仅仅是大学生烈良·马尔沙克，现在成了女作家叶莲娜·伊林娜。那是在一个文学团体的会议上，报告和讨论之间有一段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很短，我们只来得及交谈几句。讨论时间拖得很长。好容易会议结束了，当与会者都着急回家去时，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走到一位发言很不成功的大学生跟前，对他说：“真可惜，刚才

大家没好好听您的发言。您的想法非常有意思，其实还可以充分发挥一下。”

这时，他说着，就自己发挥起这想法来了，使这想法的确显得又有趣，又有内容。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所表现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他分析和理解专门问题时的轻松敏捷，也使我敬佩不已。

发言很不成功的大学生，是个有天赋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有才华的人，但是怎么也不能说他擅于辞令。他在人前说话总是拙口笨腮的，这次发言时还忽然有个人笑了起来，更把他弄糊涂了。

“你哥哥是语文学家吗？”我问我的女友。

“不是，”她回答，“是个工艺工程师。”

我们初次见面后，过了将近半年。我大学快要毕业了，再过很少几个星期，我就要参加国家的统一考试了。不幸的是，我因为过度用功，累伤了当时视力已经很弱的眼睛，完全不能看书了。我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跟别人一起学习，我马上想到去找烈良·马尔沙克。我知道她是个又认真、又有条理的人，而且我对她很有好感。烈良欣然同意了，几天后，我们便开始一同学习。我至今愉快地回忆，那时我们在一起学习是多么好啊。思维清楚而明豁。我们的收获很大，虽然我们也开玩笑，也闲聊天。

每逢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参加我们的谈话

的时候，我们总是谈得格外有趣。我很快就明白了，我在和一位多么出色的谈伴打交道，因此开始向他源源不绝地提出无数问题。他很喜欢我究根刨底地向他问这问那，主要是喜欢我非常仔细地听他说话。他爱讲，他讲得那样好，使人不能不听得出神。一切头绪纷乱、难以理解的事情，经过他的解释后，就变得清清楚楚、简单易懂。我尽力想法问他难一些的问题，这大多是由于真正感兴趣，但有时也只是出于顽皮。那些问题从来没有难倒过他。那时他懂得的事情无限的多，而当他到什么不太有把握时，就以他那独特的匆忙动作，从书架上一会儿取下这本书，一会儿又抽出那本书，飞快地翻着书页。好象没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得到最详细的解答。

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是一位化学工程师，他的毕业论文，是有关研究摩尔曼斯克药用鱼肝油的学术著作。我最感兴趣的是历史，也喜欢文学，我最害怕狭隘的专家，我只尊重那些可以痛痛快快地谈诗的人。当我得知这位工艺工程师爱诗的程度不亚于我的时候，我简直喜出望外了！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使我敬佩的是，他牢牢地记得一些老诗人的诗，而且能深刻地理解那些诗句。他能背诵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的许多诗，非常喜欢巴拉藤斯基和丘切夫的作品，对普希金简直入了迷。

但是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还不是他对诗的热爱，而是他善于从周围的一切看出诗情的本领、他对于世界的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他对生活和整个生物界的热爱。不管我怎样努力，也未能了解清楚，他究竟对什么最感兴趣，他最懂哪一门科学。我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同样地吸引他，同样地惹起他的注意。有一次，我对他说，他是“工程师之中最懂人文科学的人”；他解释道，他正是因为觉得自己人文气味太重，所以才想成为一个工程师。

当我说“我感到惊讶，您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您的记忆力实在好”时，他回答道：“我知道的事情一点也不多，我只不过是知道，在哪一本书里可以找到什么罢了。不错，我的记忆力不算坏，可问题不在这里。”

不是那时候，而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事情确实不单纯在于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的记忆力特别好，而更重要的是，无论他记下什么事情，都不是备而不用。他用他所得知的一切，象拼图似的在脑海里构成一幅五花八门，同时又是统一的世界的写照。他有一种研究各种事物，把它们集合到一起，集成一个严整的系统的罕有才能。不论他研究什么，起初都是无意识地，以后就开始有意识地为他酝酿了一辈子的一本书——《世界的写照》一点一点地搜集材料，但这本书他始终也未能写成。

每当谈到人的命运时，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都很激动。对别人的命运，他从来不是漠不关心的。他总想干预一下别人的生活，纠正一点什么，改变一点什么。有一回，当他考虑怎样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我对他说：“您很象狄更斯。如果您写长篇小说的话，那些小说一定会有很好的结局。干预别人的命运——这纯粹是作家的特点。”

我嘴里说“纯粹是作家的”，心里却十分清楚，这纯粹是人的特点，这个特点便叫作善良。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的善心是无边的，他也最珍惜人们的善心。使他感到痛心的是，“善心的人”和“缺心眼儿的人”几乎已经成了同义语，好心人最后常常“成了傻瓜”。他说：“如果善良能与有远见相结合的话，可以做多少好事呀。”

我第一次是在九月初到烈良家里去的。那时天还很暖和。真正的列宁格勒秋天按照一切常规开始了。我们加紧读书，有时在加尔诺夫斯基大街她家里，有时在布洛尼茨卡亚街我家里。那时，我只偶尔能见到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他到工厂去工作了，每天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妹妹经常为他担心，因为他非常累，而且潮湿的天气很明显地对他有害。他的脸色很不好，有时咳嗽，但是他的精神总是振作的。他所管理的那个实验室，刚接过来时完全是个破烂摊子，他兴致勃勃地着手重建它。他订购仪器，寻找一种特别的器皿。他

下班回家，顾不得吃饭，就给我们讲，在这一天里面，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买到了什么样的新燃烧嘴和排气柜子。

但是他的兴趣不只限于实验室。不论别人给他讲哪方面的新鲜事情，他那种如饥似渴地用心听的表情，真叫我惊讶。如果讲的人自己根本不太懂，不真正了解自己讲的事情，那可得倒霉。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会提出一连串不大容易回答的问题。他本人就从来不满足于大概其的知识。在这种谈话之后，他大多是立刻埋头于读一些专业书，一直到把问题仔细搞明白，才安下心来。

他那一时期的辛苦，在于他不仅是工厂的工程师，不仅是工艺学院的研究生，而且新近还成了一位作家。在工作时间他从事化学，在休息时间他从事文学。那时他发表的作品很少：只有几篇随笔，但是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文学的计划和构思。他只要自己随便学点什么，立刻就感到需要把自己的新知识告诉别人，把自己所感兴趣的事情讲给别人听，讲得清楚易懂，以便引起尽可能多的人的兴趣。他想给儿童写一些深入浅出的但并非简单化的书，就是他本人小时候想看的那种书。他说：“不读科学读物，是建立不起正确的世界观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读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他象讲自己的工作一样兴致勃勃地讲到他的

文学界的同志们，每个人都在他们各自的战线上从事什么工作。与他交谈之后，我觉得儿童文学是一个没有征服的领域，而他和他的同志们便是说什么也要征服这个地方的军队。许多年以后，当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回忆这个时期时，他写道：“写这几行字的人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年月，那时他自己，还有B·B·比安基和B·C·日特科夫，还都是刚走上文坛的作家。我们的头几篇随笔和故事，刊载在《新鲁滨逊》上。但我们并不是鲁滨逊。《新鲁滨逊》杂志是个创作活动场所，在那里，在思想、见解和构思的活跃交流中产生了崭新的儿童文学”。

当我看到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发表在《新鲁滨逊》杂志上的随笔时，我问他，他怎样从伊·马尔沙克变成了马·伊林，他回答说：

“我署名马尔沙克，很不妥当，因为别人可能把我错当作我哥哥^①。我先把名字写作‘伊利亚·马’，后来我觉得‘马·伊林’好一些。早知道我会继续写下去，我一定想个别的笔名。”

接着，他就给我讲起一本记述照明历史的书来，当时他正在创作这本书。使他感到难过的是，自从他到工厂去工作后，创作这本书的工作就迟缓了。工厂在涅瓦城关外，要走很远的路去上班。

① 伊林的哥哥萨穆伊尔·马尔沙克是苏联名诗人。